禮記章句

禮記卷之七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

同邑程夢元飏園
古歙汪　鑣範泉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樂記第十九

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爲一篇曰樂本樂論樂禮樂施樂言樂象樂情魏文侯賓牟賈樂化師乙也餘十二篇其名猶存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竇公也草廬吳氏曰禮經儀禮僅存而樂經則亡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漢初制氏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至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所取十一

篇合爲一篇者蓋亦删取要畧非全文也其餘十二篇及獻王之樂記則孔氏作疏時其書已泯絕矣愚按鄭本十一篇目次既與今本不同而史記樂書次序文與鄭本不同吳草廬復有更定次序亦未見其必然竊謂樂記一篇前後文雖不屬而脈絡通貫止是一篇文字至若樂本樂論等篇名尤槪乃漢儒所題章目如孝經開宗明義等章名之類耳未必其本然也今只依孔疏本次序而分爲二十一章如左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比必二反而樂之樂音洛○音統聲樂言也心者人之神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心不自動必有物以感之而後動聲則心之所發應所感之物也變如下節所云方猶曲也長言而有序曲折而抑揚也音以人聲言比合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樂之猶言和之干戚武舞羽旄文舞也音由心生心以物動物感而聲應物之感無方而聲之應亦以生變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以

不足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於是和以八音舞以干羽此一節言樂之所由生由人心之有所感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殺色介反噍音焦樂音洛嘽昌展反○噍枯竭意殺先高而後微也嘽開大也緩紓徐也粗暴厲猛也廉稜角也聲變而成方然後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是樂生於音也聲音由人心之感物而動是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人之感於物者有哀樂喜怒敬愛之殊而聲之變以成方者亦有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異蓋人之心至虛至靈統性情以爲體用之方其寂然不動也未發之中不偏不倚則哀樂喜怒敬愛之理具備而實無哀樂喜怒敬愛之可言所謂性也及其感而遂通也則隨所感而聲應之所感有失得順逆尊親之異而所發亦隨爲哀樂喜怒

敬愛之情是六者之情則感於物而後動者也此節承上文言情之所感不同而聲隨以變也是故先王

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

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也道行皆去聲○性情之德人所同然物之所感者雜投而心之動也無以自主則欲動情勝而性情之正以失故所以感之者不可不慎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道其志使一出於正也和其聲使不感於邪也禮樂者教民之主而政刑者為治之輔要皆慎所以感民者所以同民心使無失其性情之正而已故曰其致一也○此章言樂之本由人之感於物而先王制禮作樂則以慎所感而同民心也自此以下六章皆反復申明此章之意○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心感於物而動為情

情見乎辭為聲聲成文而為音故上之所感不同而民俗歌謡之音以異世之治以政之和也世之亂以政之乖也國幾於亡則民之困於虐政者又不止於乖矣政亂之禮樂刑政是也安以樂者和政之所感也怨以怒者乖政之所感也哀以思者困窮之所發也聲音之道與政通者如此苟出身加民者或失其道則禮樂刑政無不乖戾感非所感矣故聖人審音以在治忽以啓自省之端而慎其感民之本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徵陟里反怗音覘懘昌制反○宮屬土而為五聲之主商角徵羽皆由宮聲而定故象君商屬金主義而近君故象臣角屬木主生而難和故象民徵屬火主禮所以治事羽屬水主智所以別物也亂失其序也怗懘不和也和聲之法十二律皆可起宮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每宮各用五律至角而止其有徵羽之律大於宮商者則取半律用之故宮必最濁商角徵羽以漸而清五聲之序不相亂也然宮商角徵羽各有君臣民事物之象聲音之道通乎政治則要必君臣民事物之間各得其道而後宮商角徵羽之聲亦從律而不姦有雖欲強之而不可得者此聽音之所以能在

治忽也。五者。指君臣民事物言。五者不亂。政之和也。無怗懘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荒陂憂哀危。音之怗懘也。驕壞怨勤匱。政之乖亂也。君臣民事物之道皆亂。則宮商角徵羽之音亦迭相陵。蓋此宮而犯於彼宮。此律而姦於彼律也。慢。濫溢也。○政治之得失。由於君。五聲之和慢。由於宮。君正則臣民事物皆得其理而無不正矣。宮正則商角徵羽皆得其序而無不和矣。君失其道。則臣民事物皆隨以乖。而五聲失序。此其感召之徵。有存於不見不聞之表者。故作樂本於君身。而聽樂審音以在治忽。亦所以自檢其身。而非徒求之樂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必二反。○比。及也。慢。迭相陵也。桑間。桑林之中。濮上。濮水之上。皆衛地。衛風有桑中篇。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水

上夜聞琴聲使師涓聽而寫之至晉使師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也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中故聞此聲必於濮上云政散故民流政散則民誣上民流故行私而不可止此以證上節之說也○政者上之所以感也音生於人心下之所以應也此章言上之所以感民者有得有失而民之應者有和有慢故審音可以知政而感民者不可以不慎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倫類也倫理謂事物之理即上章君臣民事物之治亂是也音生於人心故衆庶皆能知音樂則協之六律諧於五聲而通乎倫理故非察於倫理者不足以知樂也能察樂之和否而通之政則能自考其得失而脩政矣故治道備也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德者得也應氏曰幾察也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至也愚按禮樂非有二事物得其序則得其和一失其序則乖而不和矣苟不能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一身之間且有失其倫理者而何足以與於樂哉故知樂而通於政者必其能幾於禮禮而體之身者也知樂則樂得矣幾於禮則禮得矣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此所以出身加民而爲禮樂教化之原也篇中至此始以禮樂合言蓋施於用若有兩途而體之身則無二致也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淸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越光活反倡和好惡皆去聲○極音致味謂求其音味之美以遂其口

耳之奉也清廟周頌首篇疏通也越瑟底孔也練絲而染
之則聲平疏越則聲緩一倡三歎一人唱而三人和也遺
者有餘不盡之意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故樂之不欲致
音而主於淡和蓋養心莫善於寡欲寡口腹耳目之欲乃
所以養心治躬而爲成德之本也禮樂皆然記者舉二端
以見例耳人道之所以失其正者好惡之欲累之也先王
之制禮樂亦惟本其所自治者而推之以治人耳禮以節
之樂以和之則好惡平而人道正矣。此章承上章言樂
通於政而惟君子能知之故君子不敢違禮而縱欲以立政
之本而後制禮樂以教民皆首章慎所感而同民心之意
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劉氏曰人生而
靜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
而爲情也愚按不曰情而曰欲者情乘氣而發則中節者
恆少而不中節者恆多記因下文而立言故直曰欲然欲
亦未便是不善邊但其易流者耳欲合於正則欲亦無害
但既合於正則亦不見其爲欲矣此曰性之欲
則未離乎本善之體而善惡未有定嚮焉者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皆去聲○朱子曰上知字體也下知
字用也劉氏曰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

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矣愚按知即天之性也物至而知好遂知之感於物而動也好惡形焉即所謂性之欲也

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好惡皆去聲知者之知音智○好惡發於外而節好惡者在內知本於內而誘知者在外强弱以力言衆寡以人言知愚勇怯以氣質言劉氏曰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媸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爲主人心危而物誘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而接無窮之物感心爲形役而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氣剛者決力强者奪此所以爲大亂之道也愚

按此節言人心不能無所感而無以平其好惡則其害至於如此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衰七雷反安樂之樂音洛冠食皆去聲別必列反○劉氏曰先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因其哀死而喪期無筭故爲之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之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有別故爲婚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際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爲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愚按禮節於外所以直其心也樂和其中所以善其發也政則率民以行此禮樂刑則防民之不率此禮樂者而已以四者達於天下而盡善不悖則王者治民之道備矣此節言先王制禮樂所以平好惡而反人道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好惡皆去聲、同者。人之性情也。異者。人之分藝也。性情之同萬物一體。分藝之異。自卑尊人。流者。和而無節。離者。嚴而不泰。此非禮樂之失。人率其氣習之偏以失之也。樂以合情。禮以飾貌。所以救流離之失也。禮必有義。禮飾貌文也。而義則當其實。樂必有文。樂合情內也。而文則有其節。故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而不失之離。樂之文同。則上下和睦。而不失之流。貴賤等。禮之庸也。上下和。典之惇也。有禮樂以平其好惡。故好賢惡不肖。而賢不肖別。由是禁暴舉賢。則政無不和。命討以天矣。仁者。樂之本。萬物一體。義者。禮之體。定分秩然也。以樂合情而和上下。即以仁愛之。以禮飾貌。而等貴賤。即以義正之也。曰仁曰義。則本於君身之盡性言之。而非徒禮樂之虛文矣。禮樂同原而並行。故相資以爲用。此節言禮樂之效。好惡平而人道正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

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易音異長上聲○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字上。今從之。和順由於心。故樂由中出。威儀動於外。故禮自外作。樂由中出。和而有節。故靜。禮自外作。嚴而泰。故文。易。平易。簡。不煩也。中和祗庸。性所自具。而非作難也。子臣弟友。事在家庭。而非煩也。順其性之自然。人人所同。故易。循乎理之當然。因物付物。故簡。若徒縱情以忘反。則人惡其險矣。虛文而無實。則人厭其煩矣。豈禮樂之至哉。同天下之情。而無少私曲。易之至矣。人皆遂其本然之情。而何怨之有。定天下之分。而適當其則。簡之至矣。人各安其分之當然。而何爭之有。禮樂之至。而天下無怨不爭。是揖讓而治天下也。試。用也。天子不怒。無所庸其怒也。暴民息。諸侯服。兵刑措。民和而君無為。無怨之實也。四海之內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尊戴天子。不爭之實也。必如此。而後爲禮行樂達。人君當以效自考也。此節言好惡平人道正之至。禮樂之極功也。然曰易。曰簡。則亦適還夫人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加於天下之民矣。○此章承上章教民平好惡反人道而言。以申首章之意。章首三節。卽首章次節之意也。先王制禮樂以下。卽首章末節之意也。至末節而言禮樂之治極其至矣。下三章則又推禮樂之本於天地。而歸制作之能於聖人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承上章大樂必易大禮必簡而言。易之至則與天地同和。而率其自然而無所強也。簡之至則與天地同節。循其當然而無所爲也。率其自然。故百物無所遂其生。循其當然。故天地亦各安其位。祀天祭地。猶言郊焉而天神假也。在聖人之制作。則爲禮樂。在造化之功用。則爲

鬼神其實一理而已經曲之事殊而敬同聲律之文異而愛同禮樂之大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故能使四海之內無不一於敬愛此大禮大樂之化成也敬愛之情同故明王因之而不能愛而禮樂之文殊事殊則明王不無損益於其閒惟其與時通變而不失其情之同故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征誅之事而凡文質三統無不與時通變以使民宜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其所立之功而名之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還音旋○綴舞者之行位相連綴也兆舞位之營兆也文深於器情深於文器者有司之事耳文雖與時損益而一王定制有迹可循故賢者能因文以察情若情則雖明王所相沿而時中之道有非

深通乎易簡之理以有之於身者不能因時制宜以爲天下之法守而無弊也故惟聖者能之○此章承上章易簡之意而言其成功之所合因言明王制作情則相沿而無可變而文之損益則因乎時亦據成功言也文者道之散殊故賢者能述之情則道之一本惟聖人能知之惟聖人知禮樂之情故能與時損益使民宜之而制作之成功合乎天地矣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承前章樂者爲同禮者爲異而言同者一本之體訢合無間天地之氣氳化醇也異者萬殊之分秩然有序天地之各正性命也訢合無間百物之所以並育並行秩然有序羣物之所以不害不悖此天地之本然也法天地之和樂之所由作也效天地之序禮之所由制也天知始而地成能故以樂屬天以禮屬地由天作者法其運動之機以地制者守其一定之理然禮有定制而莫非出於自然若過於制則反亂而失序矣樂主振作而要適合夫當然若過於作則反暴而不和矣此人事之宜然也夫地之道

循環無端而對待有體動而不流靜而不息故明於天地之道然後能與禮樂而無過作過制之失也劉氏曰前言同和同節言成功之所合此言天地之和天地之序言效法之所本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夫陰陽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夫音扶○論者言之有物倫者行之有序無患不自失也情實也欣喜情之慨於中歡愛情之暢於外官主也中者內之直正者外之方中正則無邪矣莊敬所以持己恭順所以接人也此亦以禮樂本然之理言言行動而交於人論倫無患和也而樂之實存焉矣以欣喜歡愛爲主則動而振作矣然論倫無患則作而不暴也敬義靜而脩於己中正無邪序也而禮之質存焉矣以莊敬恭順爲制則靜而有檢矣然中正無邪則制而不亂也蓋樂以論倫無患爲實而人則主於欣喜歡愛以出之禮以中正無邪爲質而人則要於莊敬恭

順以守之。及夫播於聲音，用之祭祀，則禮樂之事興焉，亦不過即此情質官制以為教，而推之以與民共由焉已耳。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辨音偏。亨音烹。夫音扶。○

王者乘時赴功，而即其所成之功以著之於樂；因世定治，而即其所定之治以制之為禮。功治定於一時，而禮樂則將以垂之永久者也。功大而治徧，故樂備而禮具。言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亦效天之自物皆化，羣物皆別也。然所謂備具者，非干戚而舞、孰亨而祀之謂也。蓋制作因乎時世，其迹不相沿襲，而序和之理、情質官制，則無或殊。適作而暴，則樂極憂生；過制而亂，則粗迹偏頗。唯厚於樂而無憂，禮制備而不偏，為有以和上下而等貴賤，則樂備禮達之謂矣。非明於天地之道者，孰能與此。以治功言則曰王者，以德業言則曰大聖，內聖外王，其實一也。○此承前章同

異之意而言效法之所本因言帝王制作不相沿襲而要於敦樂無憂禮備不偏亦以效法言也聖王制作於民其由而制作之盡善惟聖王擅之蓋以其身有其德故於天地之序和有默契焉者是以能效法於天地而與禮樂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之丈反○高下定位而萬物秩然天地之序也於穆不已而生意油然天地之和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仁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義也仁非有樂之文而油然者樂之氣象義非有禮之迹而秩然者禮之體段故曰近之聖人因天地之仁而作樂以宣之因天地之義而制禮以範之是效法之所本也敦加厚也人物得天地之和而樂以加厚之所以循流行之化而順天德之生也人物得性命之宜而禮以別異之所以守斂藏之分而順地道之成也樂以應天禮以配地

故樂明而物遂其情禮備而物安其分則天地亦以官焉此成功之所合也禮未嘗不本於天樂未嘗不本於地然樂從天而禮從地者資始本天德之倡而利貞則地以代終也聖人效法天地以作樂制禮禮樂之成則能使天地官焉天地能示人以道而不能使人之盡道故脩道之教必有藉乎聖人聖人之制作明備則天地氣化亦若就聖人之範圍而無復遺憾此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尊卑卑高動靜方物以天地之序言君臣貴賤小大性命以禮制之合言也天尊地卑天地自然之君臣卑高雜陳兩間自然之貴賤陽動陰靜各有其常陰陽自然之定分小謂陰大謂陽也方猶術也方之同者則以類聚物之異者則以羣分庶物各正之性命凡此在天者則如日月星辰各垂其象在地者則有山澤高下此各呈其形皆莫非自然之序之所燦著聖人之制禮不過法此而已矣是禮者天地之別也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焉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音躋○躋升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天繞地而左旋，是亦其相蕩也。鼓之動其機也，奮之作其氣也。百化，百物之氣化也。凡此皆莫非自然之化之所合同，聖人之作樂，亦不過效此而已。是樂者天地之和也。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化以和言，男女以別言。天地之化，化不時，則萬物不生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人而男女無辨，則亂作矣。此理之自然，故曰天地之情也。天地之化不時，則不和而序亦以失。人倫之辨一失，則無序而亦以乖天地之和。禮樂天人一致而已。此總結上兩節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治，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此乃以聖人之制作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樂之極乎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蟠乎地也陰陽以對待言鬼神以屈伸言樂率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也測深入之意窮極高遠而入深厚言禮樂之大無不屆而小無所遺也知大始者天之道而樂以宣其和作成物者地之道而禮以定其序宣其和則羣生以無不遂定其序則性命以無不正是大始以樂而著而成物以禮為居也羣遂其生則氣化通而不息各正性命則定分安而不動夫不息者天也而樂則顯其不息之運是樂亦天而已不動者地也而禮則顯其不動之理是禮亦地而已同和同節蓋不足以言之也然樂主乎動而未始不藏於靜禮主乎靜而未始不顯於動樂之用未嘗無節而禮之本未始不和蓋陰陽無始循環無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陰陽本無二氣禮樂亦非二道故曰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猶易大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禮樂之至與天地一故聖人著其教以示天下也蔡氏曰禮樂止是一理禮之和卽樂樂之節卽禮善觀者知陰陽之所以為二又知陰陽之所以為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此章言天地之序和卽本然之禮樂而聖

人之制作一天地之序和故效法天地者還而贊助天地所以總結上二章之意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舞行之行音杭其行之行下孟反○

舜作琴以歌南風以己之德發之於樂也南風之詩見孔子家語夔舜臣名始制樂以賞諸侯謂舜命之使廣其德教於天下然以樂賞諸侯自夔始耳非謂夔之制樂專以賞諸侯故也爲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言惟有德者乃以樂賞之蓋諸侯不得自作樂則用樂必待天子之賜而天子之賜諸侯樂也又必稱其功德之所象故行綴之長短視其治民之勞逸所以勵諸侯使興起於德也古者必稱德如三德有家六德有邦而樂舞亦稱之若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之類然唐虞之制詳不可考矣樂以移風易俗然又必其有德而後以樂稱之者周子所謂政善民安人

心和而後作樂之意。蓋非有德無以用樂。而非樂教無以成其德業教化之盛。虞書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則樂教之道也。然虞書以樂教冑子。則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子皆得與於樂教。而諸侯之必待賜樂者。蓋祭祀燕饗得以用樂。則必待有德而後賜之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大章。堯樂。咸池。或云黃帝樂。或云堯樂。未詳孰是。韶。舜樂。夏。禹樂。殷樂。濩也。周樂。武也。章之云者。釋樂之名義。言章其大德於天下也。咸。皆。池。施。備之讀。德施普也。繼。繼堯致治。大。事功之大。盡。猶備也。言事功之盛。則無不至也。以德之隆言。則孔子之以韶為盡善。以樂之備言。則殷周至為至。意各有所主也。此即前章所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者。歷舉六代之樂而釋之。所以證觀舞知德之說也。○此章言觀舞知德。蓋又本之君身言之。所以起下六章之意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寒暑

不時則人感不正之氣而生疾教不時則人感邪僻之化而興慝風雨不節則旱乾水溢而歲饑事不節則莫知適從而萬事叢脞益道無定體隨時而在帝王之禮樂所不同者時而已耳天地之道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先王制作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所以因時敷教而事爲之節是法天地之道而施之以治民也教無不時事無不節則盡善而民之事行亦偏爲爾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孔氏曰鄉飲酒禮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愚按禮以防禍此特舉一獻之禮以例其餘見因時節事之一端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食音嗣○綴止也承上文而言象德謂行象德綴淫謂備酒禍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音洛○大事謂凶

喪哀樂之事皆節之以禮此先王所以綴淫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所樂之樂音洛○應氏本漢志俗字下增一易字音以豉反今當從之聖人之所以樂自樂其天而已然樂而有節而其道則人心所同故可以善民心也本自樂者以教人故感人深有以善民心故移風易俗易聖人本自樂者以教民乃所謂象德也禮先而樂後者蓋以綴其淫不能使之象德此施教之序亦唯其時也○此章承上章言先王制作因時施教而事爲之節皆所以綴淫而使民象德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夫音扶樂音洛○血氣心知之性以知覺運動言應感起物而動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也形發見也感之以正而道心生感之以欲而人心動乃所謂無常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志當作急噍音焦殺色介反○以下六條皆言音之感人而人心應之如此志微急促而微細也急微噍殺音之哀思者以哀思之音感人則民亦感其

音之哀思而思憂矣。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嘽昌展反易音異樂音洛○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飾而昭於節奏也。此音之和樂者，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於和樂之音而康樂矣。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音憤○猛起，起之暴也。奮末，終之厲也。廣賁，中間之憤怒也。此音之暴怒者，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於暴怒之音而剛毅矣。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之勁正，堅強而端正也。此音之肅敬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之而肅敬矣。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而救反好去聲○肉，璧之地。好，璧之孔。音之圓滿而溫潤似之。此音之慈愛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之而慈愛矣。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辟音僻狄他歷反○狄逖同，遠也。成，一終也。流散而繁節，故其成甚長。滌濫，如水之滌物，蕩漾而濫無分際也。此音之淫泆者，故以感民，則民亦感之而淫亂也。音感於外，而民之心術應於中，此上章所謂感人深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

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道去聲○應感起物而動情也其未動之中則性也稽察也度數如律呂長短之度上下損益之數也禮者上下尊卑之體而義則禮之實因時之宜也情性者樂之大本而情失其節則失其中和之氣以流蕩忘反矣律呂之長短損益卽生氣自然之節次而人不得以私意增損於其閒者其在人則天人之交天命之性也先王稽之度數則合乎生氣之和而情之本有由立矣禮義著於事物皆天理當然之所在而人所不可須臾離者率性之道中節之和也先王制之禮義則循乎五堂之行而性之用有其節矣陰陽以天氣言剛柔以地氣言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則人之氣卽天地之氣所謂生氣也陽過則散陰過則鬱剛過則怒柔過則懾其在樂則音之所以乘而在人則情之所以流惟稽之度數以為之則使之律呂相維而陰陽無偏勝之患旋相為宮而剛柔有相濟之用此所謂合生氣之和也和暢之氣交於中則不偏不倚是以發於外者皆五聲成文而安其位八音克

諧而不相奪而禮義之制亦寓乎其中矣。中者樂之未發也而和氣已寓於度數外者聲之所著也而禮義同具於聲詩此先王作樂之道而用以感人之本也。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奏音族省悉井反稱去聲比必二反御下孟反長之丈反見賢遍反觀官喚反○立之學所以爲教也立之等所以節事也廣播省察也節奏歌舞之節文采聲容之著也夫本生氣之和以發爲聲容既有以養人之中矣而凡播之聲容歌舞者文必省其節文以使皆衷乎禮義是以使學者涵濡於斯則有以閑其非僻之干而成其性情之德是所謂以繩德厚也此以言立之學也律齊之以法比聯之以序大小之稱稱事物之大小而以樂象之終始之序序事物之始終而以樂比之行之於身謂之行措之家國謂之事夫道五常之行以和其性情既有中物之節矣而凡事物之小大終始又爲律之比之以使皆合乎度數是以本所樂者而發之則歌有以象其功而舞有以象其德是所謂以象

事行也。此以言立之等也。繩德厚而人倫之理存，象事行而人倫之事著。觀，示法也。樂觀，猶言樂教。樂觀其深矣，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之。○此章承上章感人深而言。民心無常，惟其所感，而聲音之感人則尤其速者，故先王作樂必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以繩德厚而象事行，則樂之教人亦以深也。作樂之實，此章爲詳，惜制度之實今已茫無可考。周子曰：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又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妖聲豔辭之化亦然。今按此章之言，蓋與周子之言相表裏，然則學者試由此而繹之，古樂之所以爲古樂也，或亦可想見歟。○土儆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樂而之樂，音洛。易，以豉反。感，如字。○儆，方渴也。煩，擾也。湎，沈沒之意。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謂淫樂之逖成，則中容姦淫之音，而促節則動人以貪欲之念也。樂主乎盈，盈而不反則放，故條暢

之氣過。則平和之德滅。周子曰。後世禮法不修。政苛刑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亦此飾之意也。將言樂之移風易俗。故先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倡和分皆去聲。姦聲即上文所云者。逆氣拂乎生氣之和者。成象被之管弦。動以干羽也。正聲如下文所云者。聲以和發於人者言。氣以律呂之動於自然者言。聲倡而氣和之。成象即聲氣之著。樂即所成之象。聲氣各以類應。而萬物之理。亦各以類相感。故風俗亦視乎樂之所感而移易。而君子必當以正聲順氣爲之倡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

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比必二反行下孟反辟音僻○倡和之應各歸其分故君子欲以樂移易天下者必先反以自慎而自脩焉情易流而不反情流則志以乖反情所以和其志也此敬以直內也比依類善也比類以成其行義以方外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比類成行之事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反情和志之事順正謂正聲順氣也身心內外皆由順正則足以興和樂而爲移風易俗之本矣眞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則是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

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音旋倡和皆去聲○身心內外皆由順正則德成於己然後發以聲容則皆正聲順氣而無不莊不安犯節忘反之失矣奮發也至德卽其所得於己者至德發於聲容則聲容皆至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卽陰陽剛柔之氣生氣之和也動四氣之和所謂正聲感而順氣應者也萬物之理卽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五常之行也著萬物之理則順氣成象矣淸明以氣象言廣大以體段言終始以次序言周還以節奏言象天地四時風雨此皆順氣所成之象然非作意而爲之者也五色以配五聲宮黃商白角靑徵赤羽黑雜以成文謂淸濁高下各得其序論語所謂皦如者也八風以配八音西方閶闔風其音金西北不周風其音石北方廣莫風其音革東北條風其音匏東方明庶風其音竹東南淸明風其音木南方景風其音絲西南涼風其音土合作同聲皆比於律而無彼此不節之失則所謂純如者也不曰五聲八音而曰五色八風者蓋以兼舞之容綴言之也百度凡樂器之制度舞者之綴兆皆是也得數而有常合乎律呂之長短大小輕重而無參差不齊之失各守其常而不易也此三者和樂之

經也。小大相成。八音有大小。五聲有高下。而彼此相濟前後相輔。無失大失小之病也。終始相生。纍纍如貫珠。無絕續之失。此所謂繹如者也。此倡彼和。或清或濁。各有條理。而合以成章。所以繹迭相爲經。此四句。和樂之綸也。樂無不和。如此。可以繩德厚而象事行矣。故立之學等以教天下。則萬物之理無不清明。使人耳之所接者皆正聲。而姦聲無自以壅其聰。目之所交者皆正色。而亂色無自以蔽其明。身之所動者皆順氣。而血氣無不和平。是以風移俗易。而天下皆安也。本其所自脩者以感人。此和樂之成也。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也以下樂字皆音洛。○此反本言之。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以道制欲。則有和平之樂。而無姦慝之惑矣。小人反是。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故君子必反情和志以成已。而後廣樂成教以及物。反情和志。又比類成行之本。不言比類成行。舉內以該外也。方。義也。樂行而民鄉方。則風移俗易

矣。是可以驗君子之德也。此兩節總結上文之意。○此章承前章移風易俗而言。聲氣之感。各以類應。故君子自慎其身。以立禮樂之本。然後本其所自得者以著之樂。則和樂之行天下。被之風移俗易矣。然此章之言實與上章相表裏。上章言制作之詳。此章言自脩之本。有自脩之本。而後可語制作之詳。則非分二事也。顧凡樂皆感人深。而移風易俗必期於德。是以各有所主言之。篇內第三章已見樂本於德之意。而脩德之實。則此章爲始詳。讀者宜深玩焉。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性莫非德。然性無可見。而德則誠中形外。故德爲性之端。而樂又以章德。是樂者德之華也。詩歌舞三者。皆樂之事。而志聲容三者。皆本於心。心之所之曰志。而詩以言之。然後歌以永其聲。舞以動其容。樂器則和聲而飾之已耳。德性寓於心。而心之所感爲情。感之所應爲氣。情。卽德之見端。氣

即樂之所以成象者也。志聲容皆情之發。而詩歌舞皆文之著。故其情深者。則其文明矣。詩歌舞。皆氣之應。而樂器從之。則象以成。故其氣盛者。則其化神矣。化神。謂感人之速也。惟和順之德積於中者厚。故情深而氣盛。故樂之英華發於外者。亦文明而化神。誠中形外。而豈可以僞爲之也哉。○此章言樂必本於德。而不可爲僞。所以申前章象德之意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其之樂音洛。奏音族。拔蒲末反。見音現。好去聲。○心之靜也。寂然而已。無樂之可言也。及動而發於聲。則樂已有其象矣。因其聲而飾之。斯樂作焉。是樂者。心之動也。君子因其心之所動。而樂其德

音之發於是治其飾以樂之故象之所著莫非其本之所形節前章本之性情之意也凡作樂之始先擊鼓以警人而戒其逸志蓋亦以動其本也而舞者之始必三舉步以示其舞法審慎之意也然後再擊鼓以始之而著其進及將反綴之時則八音合作以飭治其歸位亂樂之卒章蓋古者必合樂而後終歌舞皆然也舉樂舞而言皆樂象治飾之事也拔過疾也聲容之奮也疾速而本以德性則不拔若始以警戒再以見方著往飭歸其不拔者可見矣性情之動也幽微而發以聲容則不隱樂其象治其飾皆性情之所表見也本其心之所動而樂之是獨樂其志耳樂之則不厭其道矣然心之動也形見於樂是樂已備舉其道也著於樂而爲衆所觀法則不私其欲矣動其心而發於象情之見也德亦著焉而義立矣治其飾而著其教樂之終也化以神焉而德尊矣故君子聽之則益以感於善而小人聽之亦足以改其過樂之於人不誠大哉生民之道樂爲大焉亦古語而記者引之○此章言德之形見於樂而足以感人亦以申前章象德之意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其之樂音洛○報

猶反也。樂由中達外。陽之施也。禮制外養中。陰之報也。樂其所自生。樂其所得以生者。順而達之也。反其所自始。防其後起之私以全其本始。逆而溯之也。施。故內之德無不章。報。故人之情無不報。此言禮樂之用。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緣去聲○青黑緣蓋龔龜之巾。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情之感通為樂。情著於樂。則不可變。理之節文為禮。理制為禮。則不可易。情則相通。其心同也。故樂統同。物各有理。其分殊也。故禮辨異。以統同者養心。則情有所循而不乖。以辨異者應物。則情有所節而不流。是禮樂之說。管乎人情也。此言禮樂之體。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

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起呂反偵音貞○窮盡也知猶主也情實也經常也偵依象也凝聚也成也精道粗器領統也本者人心寂然不動之本體而變者感應之情誠者人生所得於天之實理而偽者後起之私樂由情作而統同所以盡其心而爲萬變之主禮以理制而辨異所以著其理而去偽安之私是窮本知變爲樂之實而著誠去偽爲禮之經也偵天地之情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也達神明之德樂率神從天禮居鬼從地降興上下之神以祭祀言道之非器無所寓器非道無所主而禮樂以凝之使不相離也父子君臣情勝則流分勝則離而禮樂以節之是無所偏也此合禮樂之體用言之○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音欣煦呼句反嫗於句反區音鉤觡音格伏扶又反鬻音育殰音讀殈呼昊反○訢和悅意煦以氣煖之嫗

以形㷱之也。觡。角之無腮者。昭。明。蘇。生也。胎敗曰殰。卵敗曰殈。言禮樂之體用如此。故大人以德居位而制禮作樂。則天地之道於是昭明焉。又言天地之氣。絪縕化醇。而萬物資始資生。則動植飛走無不各正性命。樂之爲道。亦若是焉耳。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大人即天道以制禮樂。是以舉禮樂而天地爲昭。此所以爲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前四章。言聖人作樂之事。體用備矣。此章言報施之用。迭爲屈伸。而統同辨異。各有定體。要之。樂以由禮達用。禮以閑邪存誠。則合之一理而已。禮樂體物而無不在。皆天理之本然。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爲昭。合時節事之功於是爲至。蓋又合而言之所以終象德綴淫之意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

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行下孟反。○宗祝。宗廟之官。商祝。即周禮喪祝也禮樂凝精粗之體。道器本無二端。而人之自得有淺深之殊。斯所成有德藝之異。致禮樂以治身心。則有以成其德行。苟習於器數聲容之末。而遺其形上之理。則不過一藝一事之成而已。德藝以得於已言。行事以施之用言也。先王尚德之先行。而不遺藝事。故以之治己則身脩。以之用人則器使。以之治天下。則風移俗易矣。○前數章言禮樂之化成天下。以道言也。然道不離器。記者又恐人之得粗遺精。而謂氣數聲容遂足以盡禮樂之道也。故此章又以道器分別言之。自此以下四章。又皆所以申明此章之意。○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國名。文侯魏君名斯。古樂淡以和。故無以悅耳。新聲妖以蠱。故聽之忘倦。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

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

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音扶相去聲○旅整齊也和正以廣聲容之和平端正而廣也搢縫韋爲鼓中實以糠兩手拍之以節歌者堂上弦歌以拊節之堂下笙奏以鼓節之會守拊鼓言齊一而有節也文术鐸武金鐸夾持以節舞者舞之始作以木鐸進之及其終而反綴則以金鐸還之相卽拊也於樂之終以相治之使亂而不陵節也雅亦樂器狀如漆筩而弇口長五尺二寸以羊韋輓之之春地作聲於舞之疾以雅節之使疾而不失度也古樂之和而有節如此故樂終以可以言樂之倫理可以因古樂而言古人之德業以之治己則身之脩以之治人則平均天下是古樂之益也發猶感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夫音扶儒音儒優力刀反○俯戲狎之狀姦律之聲淋濫淫泆而逆成音聲之流而無節也優俳也侏儒短人獶猿屬俳優跳舞之狀似之無男女尊卑之辨

言容之猥慢無禮也。此導欲增悲而已。何倫理之可語。而況於道古乎。是今樂之惑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好去聲。夫音扶。○樂以理言。好樂則成而上。可以語可以道古。而自脩以之。好音則成而下矣。知音而不知樂。故所好在音也。古樂以章德而音和以淡。其悅心在德。新樂無德之可言。而音妖以蠱。其悅耳在音。故所好在音則必不好古樂而好今樂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夫音扶。疢丑刃反。○四時當。不失其序也。昌。盛也。祥如毫有祥之祥。謂災異也。大當。言氣化均平也。民有養而後興教。以因民固有之德而品節之。紀所附綱而分目。而綱則法制之大凡也。禮達分定。政和而後興樂。則聲音皆

德之所發故謂之德音德音之謂樂則新音不可謂樂可知矣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先樂而後禮百化生成之序也禮定而後樂與制作之事盡人達天之道也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莫音麥長之丈反王去聲祉音恥施音異○詩大雅皇矣之篇子夏引以證德音之說也俾當從詩作比朱子曰莫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順慈和徧服也俾上下相親也言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憾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好去聲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匹亦反喬音驕○溺者沒而不反之意

對德音而言也自此而汎於彼曰濫淫夸溢而無節也安此而忘其他曰燕趨數狂暴不常也煩者志亂而中無主也敖辟矜肆而務外也驕者外夸而中無實也詩以言志志之所嚮而音應之淫溺喬志之失其正也好濫燕女趨數敖辟音之入於邪也曰祭祀弗用則非所當好可見矣今按詩無宋風此所云宋音或亦師延靡靡之遺歟鄭音獨言淫志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舉重而言也

夫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夫音扶。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祭祀弗用而引此蓋音之敬和必本於心心敬且和則無淫溺煩喬之失矣所以端文侯之本也敬和則鬼神且聽之而況他事何所不行哉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好惡易皆去聲。此乃微言溺音之不可好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而好惡可不謹哉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孔甚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

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音空。楬巨八反。酳音孕。長上聲。○鞉。搖鼓。椌。柷。楬。敔也。六者皆質樸之音。故子夏以爲德音之音。亦以矯文侯之所好而言之也。狄翟同。酳尸。既卒食而又酌酒獻尸。所以演安其氣也。以敬和格祖則是聽奏以敬和孎民則孔易矣。本敬和以發之聲容然後爲德音之音所以治神人和上下而垂後世也。自鄭音以下至此皆所以抑文侯之好而進之以古樂之正也。但此節上下疑猶有闕文。不可考矣。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鏗弘大聲。立者。心之感而有其象也。號。號令。橫。充實嚴詻之意。令嚴氣壯。立武之道也。此以下。又即聽音言之。以廣文侯之志也。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磬磬二磬字上聲。○磬堅確聲。辨之真。則守之確矣。

絲

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謹飭也。有收斂之意。人心有所惻。則其志常肅然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畜。敕六反。○濫。汎廣意。劉氏曰。汎則廣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立會聚衆。而君子聽竹聲。則以思容民畜衆之臣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讙音歡。將去聲。○讙。諠囂也。前言武臣。概言之也。此言將帥之臣。專以主將言也。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鏘倉庚反。○總結上五節。夫君子之於樂。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非徒聽其音也。至於聽音。則已淺矣。然君子之聽音。且必有以合之。而非徒取其悅耳。今文侯好音。其亦有以合之乎。然使聽音而有合於心。則亦可無好濫音之失矣。子夏言此所以深抑文侯而引之於正也。○此章論古樂新樂之異。而好音不可以言樂。鏗鏘不可以言音。皆上章上下先後之意也。問文侯之問。與齊宣王之好樂同

然孟子之答宣王。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子夏之答文侯。則深言古樂今樂之不同。何也。曰宣王自衛其好之不正。故孟子曲而引之。與之言也。文侯問古樂新樂之不同。故子夏分別言之。法語之言也。然能推好樂之心以與民同。則必能自克而幾於德音矣。能謹其所好惡以一於敬和。則脩身及家均平天下矣。其致一也。要以樂言之。則此章之論爲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坐才臥反夫音扶。○賓牟姓賈名。武大武之樂也。凡舞皆先鼓以警戒。而武獨備戒已久。賈言武王伐紂。恐未得衆心。故備戒之久。而後伐商。今舞之備戒已久。正所以象此也。夫武王即位十三年而後伐商。詩曰遵養時晦。則武之待久而後動可見。所謂病不得衆者。非真人心之有未服也。但武王競競之心。則唯恐人心天命之未必在我。苟受稍有悛心。則天命人心之去商者。未必不可復輓。而武王亦終守臣節矣。唯受罔有悛心。以至人心暱就周室。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焉。然後乃行征誅之事。則其樂之備戒已久也宜哉。此賈之所對。爲有得於武樂之意矣。咏歎之淫液之何

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此及下四節皆孔子問而賈答之也咏歎歌聲之長長而淫液又咏歎之長也賈言武王恐諸侯之後至者不逮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發揚蹈厲手發揚而足蹈猛厲也凡武舞宜發揚蹈厲而武則發揚蹈厲之已蚤賈言伐紂之時不可失故已蚤者象及時而舉事也泰誓亦曰時哉不可失蓋發揚蹈厲當在再成滅商時再成而遂揚厲所謂已蚤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坐跪也致右右膝至地憲左左足軒仰也賈言武舞不當坐其坐非武樂之本然也坐致右憲左蓋在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時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唯上聲○淫郎上文所謂淫液商謂商聲屬金殺伐之聲也蓋當時歌武詩者咏歎淫液多及商聲賈言有司失傳非武音之

本然也。荒，如宮亂則荒之荒。凡歌必五聲皆備，商聲非可獨無此之聲，淫及商則是歌之餘韻多流入於商，故賈言苟非有司失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志，而君道荒矣。唯應辭。萇弘，周大夫。孔子嘗從而訪樂焉，是也。然其說也。既唯唯之，又然之，深與之也。

蓋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夫音扶。上遲字上聲。○遲，待也。備戒既已久矣，及出而立於初綴，又久待而不進，是待之遲而又久也。總，持也。山立，不動貌。立於初綴時，持干而不動，即所謂遲之者也。所以象武王之從容而不迫也。詩云：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蓋伐商之志決於太公，故發揚蹈厲之已蚤者，太公之志也。亂，樂之將終也。周召之治以文止武，其治成於周召也。總干山立二句，正答遲久之問。發揚四句，因賈前所對有未盡是者，故并言之以正其失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

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夫音扶。○成。樂之一終也。北出。面北而出。立於初綴也。再成進第二綴以象滅商也。發揚蹈厲。正在此時。三成至北綴反而南面。四成復至第二綴。以象彊理南國。五成而舞者分列左右以象周召分陝而治。坐致右憲左。正在此時。六成復於初綴。象天下之歸周而崇天子也。武王爲天子非在彊理南國之後。復綴亦非象歸鎬。蓋至是而功成治定。天下翕然惟一人之聲靈是畏耳。○樂之成數各有不同。若周禮於韶言九變。雲門言六變。咸池言八變。皆其成數之異也。大武六成。其樂章見於周頌。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餘篇則無可考。詩記此則以酌般二篇爲皆大武之樂。是凡得五章。籥以五詩及此章之言協之。則周頌武篇該武功始終言之。是始而北出時所歌也。酌篇始言遵養時晦。繼以純熙大介。則是承久立於綴之後而繼以發揚蹈厲於再成滅商。協矣。是酌蓋大武之次章也。賚篇言大封之事。此章下文言未反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云云。論語亦曰周有大賚。是賚即三成而南時所歌也。般篇有嶞山喬嶽。允由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

對之語。與商國是疆之意頗協。疑般即大武之四章也。五成之語獨無可考。桓篇言綏萬邦屢豐年。正功成治定之語。其復綴以崇天子。猶可想見矣。有志於古樂者。或亦可以心會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也。駟與四同。四伐以戚揚四次擊伐蓋自初綴進二綴以象伐商也。或曰四伐四方擊伐。如滅國五十之事。故曰盛威於中國也。亦通。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去聲○分部分也。分夾而進振鐸者夾舞者之部分而進也。事蚤濟言功之速成。所謂會朝清明者。此申言再成滅商時事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申言始而北出時事。待諸侯之集而後動。正所謂武王之事者。此所以遲之遲而又久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上文皆因武樂而考武王之事，此下又武成則下缺一政字。謂武王之事以證大武之樂也。反商，依至於商都也。其曰未及下車而封下車而封云者，先後之辭非必在車上封之也。薊今順天薊州祝在今山東萊蕪地，武王初封紂子武庚於殷後武庚畔誅成王乃封微子於宋，此云投殷之後於宋，以殷後略言之耳。行商容而復其位，使人行訪商容而復其官也。庶人弛政，寬紂之虐政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華去聲。衅許靳反。建上聲。櫜音高。名之曰建櫜句當在包之以虎皮之下。○衅以血塗之也。建鍵。櫜韜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左射右射之射食亦反。說音脫。朝音潮。左，左學。右，右學。貍首詩今逸。騶虞召南篇名。歌此二詩以為射節也。軍射尚貫革。至此而易以禮射。則不尚貫革矣。周禮天子射以騶虞為節。諸侯射以貍首為節。不與此不合。蓋此乃武王初年事。而周禮則後此周公所定。不盡同也。祀明堂。宗文王以配上帝也。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皆躬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敬謂敬於祭祀。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音嗣。更當作叟。弟去聲。○周承播棄黎老之後。而特重養老之禮也。說見文王世子篇。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音扶。○由武王之事以觀。則周之文治達於四國。而禮隆樂備矣。是可見武王非務武也。唯是諸侯嚮就周家。以不得已而為征誅之舉。及夫會朝清明之後。則汲汲於偃武修文。而不復用兵矣。征誅非武王之得已。則其遲之遲而又久也。不亦宜哉。

自牧野以下皆申明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二句以正答遲久之問也○此章引孔子之論武樂正所謂可以語可以道古者亦前章上下先後之意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丹崖陳氏曰斯須一離一合之頃也此何一章之旨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易音異子音慈諒音良則樂樂則之樂音洛○致推致也實即之而窮其理非徒習聲容揖遜之末已也心統性情樂以養人之情性故致樂所以治心也易不易直不偏也子諒與慈良同謂慈祥愷惻也油然生貌生自然而生也樂則心與理融安則身與道一所謂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也久久而不息也天者貝於身而中和之體備也神者顯於事而時措之妙行也不言而人信之感於其德也不怒而人畏之服於其神也致樂治心之效如此再言致樂以治心者言致樂所以治心非徒聲容之末已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致禮所以治躬。莊者。外之齊。敬則中之一。嚴縝密也。威宣著也。致禮治躬之效如此。然樂養其中。而未嘗不達於外。禮以制外。亦卽所以養中。其致一也。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音洛。易音異。○和樂。卽易直子諒也。鄙詐易慢。非心之本然。惟心之本體稍有間斷。則鄙詐易慢之心忽然而至。是若自外入焉。此所謂人心者。形氣之私也。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身者如此。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易音異。○樂者。性情之本然。故動於內而至和。禮者。物理之當然。故動於外而至順。致樂於心。則內和。致禮治躬。則外順。內和見於顏色。不言

而信不怒而威弗與爭矣外順動於容貌嚴威則民不敢易慢矣易直子諒之氣睟然見面所謂德煇也承聽者從其德也動容周旋中禮理發諸外也承順者順其行也德成於君子之身而觀感之效如此然則治天下之道又安有外於禮樂哉○此章言君子致禮樂以自脩其功夫效驗如此即前章德成而上行成而先以有制於天下之意也篇內之言禮樂凡三本於君子之身至此章而語益親切矣然則古樂雖不可復聞而致樂治心之方其亦可深思而自得也歟又首章言樂以和聲禮以道志而此章言樂以治心禮以治躬者聲和則可以養心而禮以範躬斯志有定守也禮樂本非有內外之殊故下章又合而言之○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則樂之樂音洛○蒙上章而言禮制外以養中其事收斂檢束故減

樂由中而達外其情發揚暢達故盈禮樂之體段然也禮主於減其體嚴矣然必本從容不迫者以進行之進則禮皆出於自然而可觀是以進爲文也樂主於盈其情和矣然必自優游平中者以反抑之反則情皆不失其節而可法是以反爲文也體減而不進則節文似以強人而情意沮索樂盈而不反則聲色止以導欲而禮度放弛故禮非一於減也禮本於自然之理有以濟其減者矣樂非一於盈也樂自有當然之節有以反其盈者矣禮有報樂有反要存乎人之自得焉由進行者而得其自然之趣則於禮無勉強之勞而有循理之樂自反抑者而合乎當然之則則其樂皆天理之安而無人欲之危蓋禮之報即樂樂之反即禮禮分之則有二體其本則止一遏猶陰陽之一氣耳故曰其義一也夫禮樂皆本於天理初未嘗有過不及之偏而或放或銷則行禮樂者之病非禮樂之病也然則先王之作樂豈所以縱欲而制禮豈所以強人哉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上章言致樂治心致禮治躬是禮樂有內外之殊矣然以禮治躬要必其以和樂之意將之致樂治心要必其以檢束之意持之及夫禮得其報則義理何莫非性情樂得其反則自然和順於道德是內外本非二致矣篇中第三章始言禮樂皆得謂之

行德以後遂禮樂並言至第七章而一合言禮樂之本於天無二道也第九章又以禮樂並言至第十四章而一合言聖人之制作無二事也十五章復禮樂並言至此章而一合又合之言君子之以禮樂自脩無二致也有報有反則禮樂皆得矣學者知禮樂之爲二而又知禮樂之未始有二則其於禮樂也亦庶幾矣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夫音扶樂也樂必之樂音洛○性術性情心術也變動也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耐音能無樂樂不足樂之樂皆音洛爲道皆去聲肉而救反奏音族○不爲道言無以引之於正也樂而不反

則亂矣。聲和而有節。故不流。文雅頌之文。論。講其義也。不息。不窮也。繁。繁聲。瘠。猶簡也。廉。峭厲。肉。圓好也。方。道也。言先王因人情以作樂。所以感人於善而不使之流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長上聲。比必二反。奏音族。○宗廟主敬。鄉里主順。閨門主親。而皆要於和。先王立樂以道和。有以感人之善心。而消其放心邪氣。故用之宗廟鄉里閨門。其效如此。審一以定和。審其風雅頌之體。各從一體以定其音之清濁高下。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比之琴瑟干羽。以飾其音節也。審一定和。則和而有節。比物飾節則節而得其和。二者合而樂成。是以聲足樂而不淫。文足論而不息。而曲直繁簡方圓節奏。足以感人之善心。而聽之者無不和也。上言先王立樂之方。言作樂之用也。此言先

王立樂之方。言定樂之體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行列之行音杭。○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故樂之聲容，足以廣志意，莊容貌，正行列，齊進退，此所以道人於正，而可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天地之命，言天所賦於人者。中者，未發之性；和者，中節之情。中和之紀，言性情之範圍也。不能免，猶言不可闕，言有樂以道之則和，而無以道之則流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夫音扶。儕音柴。○儕，類也。所以飾喜，猶言聖人之所以樂。喜足以和天下，怒足以威暴亂，所謂得其儕也。言樂而禮可該，言刑而政可該矣。○此章又言人情不能無樂，而無以道

之則不能不亂故先王作樂以和之所以終首章慎感之
意也感動人之善心者樂教之用也審一定和比物飾節
者作樂之體也曰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即所謂天地之序
天地之和也曰先王之所以飾喜則又本君子之身言之
喜則天下和之怒則天下畏之則又綜禮
樂政刑而言其效以終首章末節之意○子贛見師乙
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
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
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
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
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
焉贛貢同好去聲斷丁亂反夫音扶○師乙樂師名乙詩
歌以理情性故因其性情之所近與其所偏而聲歌各

有所宜執猶擇也寬靜柔正者或失則疏頌深遠而縝栗所以輔其靜正而濟其寬柔也廣大疏達而靜信者或失則僴大雅和正而篤敬所以輔其靜信而濟其廣大疏達也恭儉而好禮者或失則拘小雅恭和而寬厚所以輔其好禮而濟其恭儉也正直而靜廉而謙者或失則矜風婉正而溫厚所以輔其靜謙而濟其廉直也肆亦簡略之意肆直而慈愛者失則寡斷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失則徑行故宜歌齊齊與典命夔典樂亦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意與此同直直之也正己之情也陳德敷陳其德也蓋言足以養己之情性而論之於德也天地之氣節吾之氣天地之心卽吾之心故中和之氣動於己而天地應之自然之效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識音志又如字○此申上文宜歌商歌齊之說孔氏曰宋商之後此商人謂宋人也雲莊

陳氏曰保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隊音墜中去聲說音悅○如抗以漸而高也如隊以漸而平也曲歌之轉換處如折便易而不澀滯也如槁木訥然之意倨方曲句圓曲也端兩聲相續前後之端也纍纍如貫珠相續不絕也說之感物而動也因上文而言歌之法亦優末乎中之一端而乎氣體養性情之一事也說之故言之故聲歌各有所宜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性情與之化矣故歌者所以直己而陳德也

子贛問樂

衍文也○篇中統言樂而此章專言聲詩蓋因上章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之言而引此也其實聲詩即樂之體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之所以爲樂也故此章畢言詩歌之宜亦以補篇中之所未詳而其言愈平實矣今之樂經雖亡而詩則尚存好古者苟有直己陳德之志則由此章

而進求之詩而諷詠以昌之漸漸以紀之以平德性而化氣質其去樂也應不遠矣。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雜記上第二十

此篇雜記喪禮閒及他事故以雜記名篇因簡編煩多故分爲上下二篇

凡四十六章。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乘去聲綏而追反又如字。館主國所授館舍也其復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其乘車其所自乘之車轂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或者其長出輪外者軾也綏旌之旄也蓋去其旄而用之或曰綏節挽以上車之索也亦通凡復在家則升屋東榮履中脊北面而復車南鄉則左轂亦在東也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其命數轂上狹則止容一人復

其輤有褑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

行。輤干見反袯尺詹反。○輤柩車之上覆以象宮室者諸侯用纁色布爲之袯輤之四旁下垂者也裳帷於輤之下尸柩之外又用緇布爲帷以障尸柩也屋又用素錦爲屋如小帳以覆尸柩之上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說吐活反。○廟門殯宮門也凡死於外者尸則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此言不毀輤者以尸言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死於外者則殯在兩楹之間輤以象宮室將入廟門則無事於輤矣故說之然唯輤說於門外則帷裳不說矣以尸不可無飾故也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乘去聲綏如追反又如字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館公館也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說吐活反輲音遄○布輤白布爲輤也不言裳帷蓋與君同也輲輇同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蓋圓解大木爲輪故無輻也凡載尸柩皆以輇車於大夫言之可互見耳至家而說輤則惟尸在車故

曰載以輲車。上文言不毀牆遂入。此言入自門。至阼階下說車。舉自阼階升。亦詳略互見也。○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輤亦布輤也。屋不用素錦。裳帷不用緇布。其餘蓋亦同大夫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長上聲○其君本國之君也。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適丁歷反○諸侯訃於諸侯不曰薨而曰不祿者。薨者本國尊君之辭。其告於同等。則從謙也。以告執事爲言。不敢階主也。君不以名訃。世子則稱名矣。春秋於諸侯皆書卒書名。以嘗同盟而知其名。且質辭矣。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

不祿使某實適音敵○適者謂同列大夫也大夫無外交則不訃於他國其或有嘗交政於其國者則亦訃之其辭如此實謂以實告也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堊音惡○公館公朝治事之館廬倚廬於東門之外堊室亦於東門外屋下壘墼以爲室也蓋臣爲君喪始死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既葬大夫仍居廬士則次於公館以治事故也既練則大夫次於公館而士可歸矣大夫則待終喪而後歸也舊說殊欠明白○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喪制今無可考然孟子曰齊疏之服自天子達於庶人則喪服不應有貴賤之異意者制度尺寸之間或有小別歟大夫爲其父母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不敢以己之貴加於親也大夫降期兄弟

（二字疑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適丁歷反○適子爲後者服大夫喪服喻紹家之志也庶子未爲大夫則自服士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庶子爲大夫自可服大夫喪服然其位則與衆子齒不敢並適重宗也）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爲之之爲去聲○此言父爲士子爲大夫而子死以士服服大夫則無以接大夫之賓服大夫之服則又非其服而其適子可服大夫服故使其子主之此亦權宜之道也但弗能主之言則亦已野矣）○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衰七雷反○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者麻衣白布深衣而加衰及布帶卽麻衰也因仍也仍繩屨也卜以交神故用半吉之服占者卜人也交神之主故皮弁服純吉之服也）如筮則史練冠長衣

以筮占者朝服。史。蓋揲蓍者。練冠。縞冠。長衣。深衣而緣以素者。筮。揲蓍也。占者。筮人審卦象者也。朝服皁於皮弁。古人重卜也。然朝服亦吉服。練冠長衣又吉於麻衣。其餘有司。蓋亦麻衰也。○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既夕禮。薦馬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奠訖薦馬。日側而祖奠。又薦馬。明日遣奠時。則又薦馬。薦馬者。進馬而告以將行也。此云薦馬以遣奠時言。柩車將行。故孝子哭踊。包奠者取牲之下體包而置於遣車。則遂出矣。是包奠乃出之節也。於是讀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柩東。詳見儀禮。及檀弓。此以明大夫之禮與士同也。○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去聲。○此亦言卜日卜宅之事。宗人。蓋都家宗人。其屬有上士中士。大宗人。上士。相。贊禮也。小宗人。中士。命龜。告神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以卜也。○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褒衣。天子所特褒賜之命服也。冕服。上公袞冕以下五。諸侯鷩冕以下四。子男毳冕以下三。爵弁。士之祭服。卽諸侯免喪始入朝受命之服也。故服兼用之。夫人稅衣揄狄狄稅

素沙褖音彖揄音搖○夫人服自揄狄以下有闕狄鞠衣展衣褖衣復兼用之子男妻自闕狄以下四狄褖素沙言白狄至褖皆以素沙裏之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襢音戰是節舊在復上鄭氏云在素沙下今從之○內子卿之妻服自鞠衣以下鞠衣褒衣者此鞠衣卿受命褒賜之衣也下大夫之妻服自展衣以下士妻褖衣其餘如士言內子及下大夫妻復亦皆兼用褖衣也

復西上復之人數如命數北面而復則西左左陽也西上者如以褒衣者在西及以爵弁者在東○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揄音搖絞音爻屬音燭○絞絞同揄絞以青黃色繒爲旒而畫揄翟於絞以屬之池下也池織竹爲籠以承柳車覆甲之下而衣以青布象屋之垂霤者也此諸侯喪車之飾大夫則有池而無揄絞之屬也○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祔同雖王父母在亦然者以孫當祔於祖今孫死而祖尚存則祔於高祖是亦從其昭穆也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

妣。則亦從其昭穆之妣。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妣音配。○廟有無妣者。以其妣或出或嫁。不入廟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女子。婦女也。王母。祖姑祖母也。男祔於祖。其祝辭曰以某妣配某氏。是并祭王母。婦祔於祖姑。則只祭祖姑。不及祖舅。有事於尊者。皆并及卑。有事於卑。不敢援尊抑卑。男女之別也。女子未嫁者。及嫁未廟見而死者。歸葬女氏之黨。則亦祔於王母。而祔祭祖母。亦不及祖父也。公子附於公子。說見喪小記。○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君薨。世子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而後稱君。春秋僖公九年。宋襄與葵丘之會。經書宋子是也。待猶君。邦交臨臣民。皆如君禮也。○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三年之喪。期而練冠。功衰。功衰者。布與大功之布同。故既練而忽遭大功之喪。則唯以大功之麻絰易其練冠而已。大功無杖。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不易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

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兄弟之殤。亦謂大功以下而降在緦麻小功者。蓋支子不祭。而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故已為繼高祖以下之宗。則凡功緦之殤皆已得為主而祔之祖也。三年之喪。既練而祔功緦之殤。其練冠似輕於小功之經。而功衰已重於小功之衰。是以練冠而祔可也。庶子之殤祭於室中之白。故祝稱陽童。稱為某甫。神之而不以名呼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對謂對來訃者。唯以哭對。不暇詳問其故也。大功以上。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至三日而後絞之。小功以下不散。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及主人之未成經。遂近而至在小斂前也。至在小斂前。小功以下原不散麻。唯待主人成服則成服已耳。大功以上。則必終其散麻之日數。如至在小斂之日。則後主人成服一日而後絞之也。○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女君死而妾攝女君

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至於練祥之祭。則使其子主之。殯祭皆不於正室之中。以雖嘗攝女君。猶必降於正嫡也。若未攝女君之妾。則君不主其喪。○君不撫僕妾。不撫其尸以哭也。○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為去聲。○妾服女君之黨。此徒從也。女君雖已死。亦猶服之。異於他徒從者。不敢死女君也。嘗攝女君。則不服。異之於眾妾也。○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篇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與此少異。記者傳聞異辭。不盡合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必親至墓所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兄弟死無主後。而己主之。雖疏亦必為之畢虞祔之祭。不可使之無所歸也。○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孔氏曰。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弁絰。素弁而加絰也。大夫弔於大夫。

弁絰錫衰與殯則主人未成服與殯大夫亦弁絰而不錫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私喪己親者之喪卒哭易麻以葛輕喪小功緦麻也弁絰大夫之弔服大夫降期於緦麻無服故止用弔服然弁絰麻帶己重於葛矣○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去聲長上聲○其子長子之子也以杖即位唯主喪者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爲去聲稽上聲下同○舅主家婦之喪故其夫不杖不稽顙父沒母存己主妻喪可杖而不稽顙此幷言之順文耳非冢婦則舅不主其喪其夫杖矣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云莊陳氏曰賻謂人以物來贈己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唯拜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也愚按此節文義難曉○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違去之往也反服爲舊主君反服也去諸侯而仕於大夫之家不爲舊君反服尊卑懸異也去大夫而仕於諸侯不爲舊主反服恐辱君也新君與舊君敵則爲舊君反服矣○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

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屬音燭，別必列反。○屬，猶著也。古冠纓武異材，喪冠斬衰繩武，齊衰布武，皆即武之餘以下垂為纓，故曰條屬。大功以上喪冠右縫，其冠覆之幓子嚮右。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大祥縭冠而後左縫，小功以下則左縫。服輕，與吉冠近也。**緦冠繰纓。**緦麻冠亦條屬，但其布用熟而加灰澡治，是繰纓也。**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初喪要絰散麻，成服乃較之。小功以下，初喪即較也。**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朝音潮。去，上聲。錫，去聲。○八十縷曰升。斬衰三升，降服齊衰四升，正服齊衰五升，義服齊衰六升。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降服小功十升，正服小功十一升，義服小功十二升。縷皆生麻不治。緦麻用七升半之布，是朝服而去其半，而熟治其縷，其細如絲，故謂之緦。儀禮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是也。再以此布加灰澡之，則曰錫衰，弔服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後路，副車也。冕服，次冕也。先路，正路也。不以已車服之正襚人，以彼不用之為正也。草廬吳氏曰：冕服以襚，後路以賵，但言襚而包賵其中。

○遣車視牢

貝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遣章皆去聲。○遣車視牢具。如天子太牢包九个。遣車九乘。諸侯包七个。則七乘。大夫包五个。則五乘。天子之士少牢。包三个。則三乘也。遣車之上。以粗布為輤。四旁皆有帷幃。葬則以置槨內之四隅也。檀弓曰。梯長六尺。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粻糧也。遣奠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為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耳。○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卒哭以後為吉祭。稱孝子孝孫。虞以前為喪祭。稱哀子哀孫。衰服之袂。與玄端同。二尺二寸。故曰端衰。喪車。惡車。此數者。皆無貴賤之等也。○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大白冠。國有凶喪而服之者。緇布冠。始冠之冠。二者皆不蕤。委武。冠圈也。秦人謂之委。齊人謂之武。喪冠不蕤。練冠猶條屬。至大祥而縞冠。禫而玄冠。則纓武異材。而後以蕤飾之。○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迎去

聲。○諸侯裨冕以朝，玄冕以祭，大夫玄冕以助祭於君，則皮弁而自祭其祖，士爵弁而助祭於君，則玄端而自祭其祖。公私之辨也。然少牢禮祭用玄冠，則是大夫自祭亦朝服耳。此言弁非也。士昏禮親迎服皮弁，此攝盛耳。此言士弁而親迎，亦可以弁而祭，則益非也。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以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椈音菊。枇音比。○暢臼，擣鬱鬯之臼。椈，香柏也。杵，所以擣者。梧，椅也。枇，所以載牲體自鑊而升之鼎，自鼎而升之俎者。畢，所以助枇者也。凡吉事用棘枇，喪事用桑枇，其柄與末皆刊削之。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率繂同。山陰陸氏曰：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絲率之，士則率以朱綠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甒音武。衡音杭。見音諫。○送死之醴，以稻爲之。甕盛醯醢，甒盛醴酒。筲盛黍稷。衡，所以舉甕甒筲者。見，棺衣也。折形如牀而無足，以木爲之，橫者五，直者三。窆畢而加之壙上，以承杭席者也。言甕甒筲衡皆實於見之外，椁之內，而後乃加折也。

○重，既虞而埋之。虞畢而埋重於廟門

外東。餘見檀弓。○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婦人從夫。喪禮亦然。○小斂大斂。啓皆辨拜。斂去聲。辨音徧。○凡小斂大斂啓殯。賓至不輟事。待事畢。然後下堂待拜之。惟君弔其臣。則臣輟事出拜。大夫弔於士。當事而至則以告。○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未葬以前朝夕褰帷而哭。哭已垂之。既葬而祔之後。主還在室。無事於堂。不復設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柩既載車。將朝祖而君來弔。君即弔位於柩東。主人柩西東面拜。拜畢適廟門內西偏北面哭踊。踊畢先出門外以待拜送。不敢以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還喪所即設奠以告死者。榮君之來弔也。或曰此謂在廟載柩車之時奠。謂反設祖奠。○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稅音彖。袡而占反。○稅衣纁袡。黑衣而緣以纁。士妻之服也。素端。端服而以素為之者。凡襲斂之服。衣裳合為一稱。單複合為一稱。繭衣及稅衣皆衣裳相連。故合單複為一

稱也。素端以下。皆自卑而尊。但不用玄端而用素端。亦不可曉。稅衣纁袡。婦人之服。而用之以襲。故曾子譏之。○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說見曾子問篇。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君五日而殯。朝踊者四。襲及小斂大斂三。凡七次踊。大夫三日而殯。朝踊者再。襲及小斂大斂三。凡五次踊。士踰日而殯。朝踊一。小斂大斂二。凡三次踊。踊以九跳爲節。三跳爲一踊。主人一踊。婦人繼之。婦人一踊。賓繼之。主人又繼之。加是者三而成踊。所謂婦人居中也。此禮之常節。至於始死辟踊。及舉尸動柩。辟踊無算。則無男女之序。不在七踊五踊三踊之數。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袞。朝音潮。○以上服親身益尊者之禮。玄端以下。則亦由卑而尊也。玄端。士服。蓋爲世子時之服也。素積。皮弁也。纁裳諸侯齊服之玄端。故尊於皮弁也。爵弁二者。一爲攝小祀之

服。一爲始受命時之服也。朱綠帶。革帶而飾以朱綠。以結束襲衣。申。重也。又加大帶於上。卽前章所謂率帶五采者也。上公得以卷親身。侯伯子男則上蓋各以其裨冕親身也。○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孔氏曰。環絰。一股麻絰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皆一也。○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恩禮之重者也。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於諸物。而聞君將至。必更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斂席行事。蓋榮君之至故也。○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葬者既窆而贈幣納於壙中。玄六纁四。制幣幅廣二尺二寸。束五兩。凡十卷。卷長一丈八尺。今魯人之贈。只半其數。而狹小如此。記者記之。言非禮也。○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去聲稽上聲下同○此列國遣使相弔之禮弔者來使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西上者介非一人其上介在西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阼階下西面也相者主孤之擯也受命受主孤之命也如何不淑言如何而羅此不善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曰須主升自阼階客自西階致命而降出反門外之位雲莊陳氏曰曲禮升降不由阼階謂平時無弔賓時耳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含去聲○此節致含之禮含者弔賓之介璧卽含玉也坐委跪而置之也葦席蒲席所設以承含玉者諸侯邦交未必盡能及含但致禮如此遠者後至則或在已葬之後也凡初遭喪則主

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孤親受之。宰冢宰。夫字衍文。執玉不麻。故朝服。以在喪。故仍喪屨。以東以藏之也。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平聲。朝音潮。○此節致襚之禮。委於殯東。卽委含玉之席上也。客以冕服將命畢。客使將爵弁服入。客降至門內霤。受之。以升堂將命。客使又將皮弁服入。客降至中庭受之。朝服則自西階受之。玄端則自堂受之。皆客使將入。而客受之以將命於西階上也。宰夫。冢宰之屬。五人各舉一服以東。其降其舉。皆如太宰舉璧之法也。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

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乘去聲陸氏曰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此節致賵之禮此言上介則前含者皆爲末介襚者爲承介也賵獨執圭將命以車馬不上於堂也北輈車轅北嚮也執圭將命上介執圭上堂致命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自牽也下謂馬也由路西陳乘於大路之西也坐委于殯東南隅上介跪置圭於殯東南席上也云北陳氏曰覲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賵者出反位于門外此節舊本在下節之下今按宜在此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鄉去聲○總中含襚賵之事鄉殯立於殯西南而面東北以將命也及子拜稽顙畢客乃稍進至殯東南而西面坐委圭璧襚衣於席上其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

之皆升自西階而西面坐取降自西階以東也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臨如字又去聲使去聲拾其劫反○上客卽弔者正

使也。鄰生者曰弔。哭死者曰臨。老。上客自稱。相助也。執綍言侯送葬也。客入自闑西。入門而左。今以君命臨。乃入門而右者。謙也。介者。卿舍襚賵者。東上。上介近正使也。宗人宗伯主禮者。將以禮納賓而先升堂以受命於孤也。請客復門左之位。禮之正也。三辭而後復客位。禮之節也。客既復位。孤乃降拜之。容不答拜。喪禮然也。主客皆升堂。哭拾踊三者三。拾。迭也。相繼迭踊三也。喪禮送客不顧出門。此以國賓故送於門外。拜稽顙。賓去不顧。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因上文而言若卿大夫有私喪。而值國有君喪。則其私喪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闕。○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此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錯簡在此。○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遷柩之夜。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輴也。專道。柩行於道。人皆避之。此三者貴賤所同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 凡六十八章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終也。如父喪卒哭後遭母喪。及小祥祭。必易服練服。卒祭而後反服母未練之服。大祥亦然。若小祥後遭母喪。則及父大祥。亦服大祥之服。卒祭而反服喪母之服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服。輕重雖殊。而除喪之禮不廢。不以己喪廢親親之誼也。唯遭君喪。則不敢私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穎古迴反。○穎、冏麻也。卒哭變葛。無葛之鄉。以穎代之。父先母後。則皆三年。母先父後。母喪本服亦三年。父沒而後祖沒。適孫承後。亦三年。前後皆三年之喪。加變葛之後。則或練或祥。皆除服而祭。卒事反喪服。若未變葛以前。則雖值前喪練祥之期。亦不得為前喪除服行祭也。言此則未變葛以前。亦不為諸父昆弟除服可知。○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

是附於王父也。此時祖之主尚未入廟。蓋即殯宮之室而祔之。○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內喪未葬而聞外喪。則哭之他室。明非哭殯也。朝奠於殯。則服本喪服而入奠。卒奠而出。改服新喪未成服之服。即昨日他室所哭之位。如昨日始聞喪時即位之禮也。○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與，去聲。○視濯在祭前一日。既與於視濯。則次日必與祭。重君祭也。次於異宮。不敢安也。終祭。出廟門外而后哭。踊。吉凶不敢相紊也。不得及於始死。故如奔喪之禮也。未與視濯。則可不與祭。愛親之情切也。然必使人告於君。得君命而後哭。以既受宿不敢自專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

異宮。宿祭前三日而齊宿也。期服以下。情每輕於父母。故奔喪可稍緩如此。同宮者之喪。則亦次於異宮。情稍重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此二章俱是曾子問篇。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謂練祥之祭。將祭而昆弟死。則待昆弟之喪既殯而後祭。此以言異宮者也。若同宮。則雖臣妾死。亦必待其既葬而後祭。哀死之情重。而緩於吉祭也。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等。階級也。吉事拾級聚足。喪事栗階而升。練祥吉祭。宜拾級而皆散等者。以有昆弟之喪故也。昆弟之喪。異宮待殯而祭。同宮待葬而後祭。然雖昆弟之喪已葬而虞祔矣。而已於練祥之祭。猶必散等。餘哀未遠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

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嚌才細反。啐七內反。飲至齒曰嚌。入口曰啐。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此亦謂練祥之祭。侍祭喪者。相練祥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主人獻賓。則有薦。相者告賓以祭脯醢。而賓不食之也。若虞祔。則無獻酢之禮。○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稱去聲。○喪謂父母之喪。敬謂盡禮敬以事親。哀以自致。故其先後如此。不徒毀瘠之爲尚也。容貌顏色。內稱其情。外稱其服。內外一也。稱則有以制中。而無過情之失矣。子貢之居喪。未有所見。然觀其於孔子。心喪三年之後。又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則或多過於情者。故夫子告之如此。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亦欲其循禮而已。○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氏曰。不奪人喪。恕也。不可奪喪。孝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去聲解音懈期音基〇少連大連二人名丹崖陳氏曰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悲哀如朝夕哭之類憂謂憂慼憔悴二子居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孔子稱之〇愚謂不怠不解者以禮自強之謂也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見音現〇自言曰言論述曰語斬衰居廬齊衰以下居堊室其有母存者以時見乎母則入中門愛母之情不可廢也非以時見乎母則不入中門喪禮嚴內外之別也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衰音摧〇疏衰齊衰也齊衰皆居堊室不居廬以惟斬衰居廬其禮尤嚴重也。〇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妻服杖期諸父母不杖期諸妻服重矣然於妻之情易偏宜俯而裁之視諸母可也姑姊妹已嫁降大功然本服與兄弟同是期也故其情宜引之如一殤服迭降然本親重也故其情當視成人之喪凡降服者情皆當視其本服。親喪外除兄弟

之喪內除。鄭氏曰外除者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者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臣爲小君之喪其情輕矣。雖引而比之兄弟然惟發諸顏色者加酒醴之類則亦不敢飲食其餘或可自適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音句。○此皆哀慕未忘之意。直道而行謂循禮而行之可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練祥之節皆於祭前一日易服以告祭期明日祭時卽因其告期之服以祭。大祥而朝服縞冠吉之漸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大祥縞冠而祭既祭則素縞麻衣以居至禫而反吉。人子或有他故未獲與大祥之祭者則踰大祥之期雖不當縞矣然亦必先服縞素麻衣而後反吉服也。○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

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士喪禮小斂畢袒侇尸於堂下拜賓乃適東階下哭踊適東序襲袒加絰復位成踊若於袒而踊之時大夫來弔則止其踊而拜之待大夫之反乃更復成踊而襲尊大夫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既事畢事也士於大夫己同等故殺於大夫也〇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少去聲〇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句弟曰伯子某稱舉號也葬日虞故幷言卜葬虞子號哀子孫承重則曰哀孫乃助語辭言乃夫也弟卜葬其兄則曰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卜葬其弟亦曰某卜葬弟某也〇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朝音潮輠胡罪反輪人車工關穿輠迴也以其杖穿轂中而轉其輪以戲也此言庶人廢禮之由然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賤者固不杖也

記者各述所聞耳。○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飯上聲。○鑿巾以飯。以巾覆尸面。而鑿穿當口處以受含也。大夫喪。使賓含。恐尸形爲賓所惡。故鑿巾以飯。士喪則子自含。子不敢惡其親。無鑿巾以飯之事。公羊賈魯士。而鑿巾以飯。是子而惡其親。竊禮之不中者也。○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冒質殺也。上曰質。下曰殺。以韜尸者。質以緇。殺以赬。皆縫合一頭。又縫合一邊。餘一邊不縫而綴三組以結之。形猶見也。浴尸而襲。若不設冒。則恐形見爲人所畏惡。是以襲而設冒也。後字衍文。○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其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夫音扶。遣去聲。與平聲。卷上聲。○遣謂遣奠。包其餘。遣車所包牲體也。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或人疑君子之食於人。豈必

自裹其餘以歸故曾子舉大饗之禮以明之蓋君子之食於人非必貪其餘而裹之而主人之敬賓則必卷其餘以致之死者之於奠也非必見其饗之而又欲包之而孝子之送親也則有如親之遣行不反而必包之遣車以從之事死如事生孝子之心所不能自已也且以生平之所贈依者而今顧往而不反舍是無所致其養矣於是而以遺車致之是父母而猶夫賓客也父母而賓客之孝子之哀爲何如哉重言子不見大饗乎所以深曉之也○非

爲人喪句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爲去聲與如字○問者不交之問遺與及也賜與上之所賜與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也言爲人之喪而有所問遺賜與則凡有喪者皆必以喪拜以彼之問賜本爲卹吾之喪也若非爲人之喪之故而問遺賜與則惟三年之喪乃以喪拜父母之喪不敢有他志也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以彼之問賜本非爲喪故則亦不以喪拜矣禮之稱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

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遺于位反衰音推○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剡削也言哀痛之淺深也○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既練而功衰服其服而往服爲新死者之服而往哭之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期之至而禫舊在如剡下鄭氏云在練則弔上今從之○此杖期之喪之節也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既葬大功言有大功之喪而既葬也不聽事不與其襲斂饋奠之事也大功未葬則亦不弔矣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雲莊陳氏曰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齊衰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不聽事此喪既葬受以功衰弔於人可以待主人之事但不親執

其事耳。愚按姑姊妹已嫁降大功無主復本服期其情重矣奈何反下於大功可末葬而弔乎此記文必有錯簡譌字不可考矣姊備陳說。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與去聲。禮謂饋奠之屬。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封音窆。○相趨者。遇而趨過之熱識其人也。出宮待葬柩出廟門也。相揖則與有交矣。哀次。孝子於大門外之次攀柩悲號也。問饋遺往來也。封。下棺也。相見則嘗執贄與定交矣。朋友則嘗與同學業者也。此言弔於葬者交誼有厚薄。而去留有遲速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言送葬者非徒從主人而已也將以助役也。故年四十以下者皆當執綍。及既窆則鄉人之中有五十者從主人反哭。其四十者必待爲盈坎而後歸也。

○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

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爲去聲。○疑死、恐其死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人食之食音嗣。○黨謂宗族親戚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三年之喪。練而食菜果。酪、乳漿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以毀而死。是使親有子與無子同也。○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免音問。○道路不可無飾。惟從柩往葬及既葬反哭、爲免於堩。非此二者。則必冠也。喪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緦服既葬而除。故言小功以上。○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

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衰七雷反。見音現。辟音避。○執摯而見其禮爲重。故有大功之喪、則不以執摯、無事於執摯而見者。則亦請見可矣。不辟、謂人來請見、不辭避之、然亦必涕泣而見之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雲莊陳氏曰、哀痛之至、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之王父母、其子曾祖、齊衰五月、若父之王父母兄弟大功、其子小功、父之世父叔父期、子亦小功、子與父同諱、言父諱之、子亦從而諱之也。但小功不諱、而此云然、記者言禮多異同、不盡合也。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母之所諱、子於宮中亦諱之、非宮中、不盡諱也。妻之所諱、夫亦於妻側諱之、非其側、則不諱也。

若母及妻之所諱與己之小功兄弟同名則亦竟諱之矣此亦與小功不諱之文不合。○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冠去聲○次喪次入哭哭於殯宮踊三者三成人之喪禮也冠以責成人之禮而已耳詳見曾子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冠取皆去聲○末將除而未除之時也父小功之末則己爲緦麻服已除矣取婦吉於冠子嫁子故必待父小功之末也大抵小功服輕但己卒哭亦不妨嫁取惟下殤小功其本服期則不可冠取也○凡弁絰其衰侈袂。衰音摧○弁絰弔服弔服有三曰錫衰緦衰疑衰侈大也喪服之袂二尺二寸曰端衰弔服之袂三尺三寸與朝服同故曰侈袂。○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

絕樂。與去聲閒音問辟音闢。○父服緦而子無服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不與於樂雖他所亦不觀聽也異宮者或稍寬耳聲聞焉則恐傷母心其側又加近矣大功將至謂有服大功之人至也爲之辟琴瑟亦哀有喪也小功服輕則不絕樂可矣。○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姑姊妹死無主後母家不爲主其喪厚男女之別也里尹閭胥里宰也或曰主之者謂母家主之然其說非是。○朱子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必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可也。○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紳不加於衰麻之服服衰麻者不執玉麻經不加於列采吉凶異道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國有大祀則喪者不哭然朝夕奠即位之禮自不廢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菲符未反。○偯委曲聲菲草屨也童子爲父後者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衰音摧。○絕猶離也。伯叔母服重而情輕。姑姊妹服輕而情重。各致其情而不越於禮。可謂由禮之士矣。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相去聲。○記相者失禮所自始。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上聲。○雲莊陳氏曰。士喪禮貝三實於笄。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言貴賤葬虞卒哭之節如此。但諸侯大夫皆葬後二月而始卒哭。而二月之久。止於五虞七虞。此於他傳記皆未有明文可考。未敢據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此疑是上篇弔者即位門西章結語錯簡。

在此。○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比必二反，爲去聲。○此言君於臣之疾病死喪恩禮如此。喪大記云三問，而此云無算，記者傳聞異辭也。○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引去聲。○將葬時，柩朝於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於兩楹間而正之。銜枚於口，以止諠譁。司馬執鐸，夾柩節行步也。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在柩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圯，則羽葆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引，郎綍也。茅，以茅爲麾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言僭上也。餘見禮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及郊特牲。

也。言偪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管晏皆未得爲君子。○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婦人已嫁。爲父母期。三年之喪以本服言也。封疆界也。夫人奔父母喪。以諸侯禮行。母家之待之也。亦如諸侯之禮。闈門宮中往來之門。側階東房之旁階。君主國之孤也。在阼。不降迎也。凡此皆所以異於女賓也。奔喪禮。謂哭踊麻髽之類。○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撫其尸也。不撫以遠別也。○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言爲學者當如是也。能行之而後有諸己。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

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以無其言爲恥者。恥其無可見之言也。得之而又失之。不恒其德矣。衆寡均而倍焉。謂己之衆寡均如他人。而他人之功績倍於我也。此以爲政之君子言之。○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周禮校人六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駑馬其最下也。下牲。如用太牢者降用少牢之類。○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恤由孺悲皆魯士也。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樂音洛○若狂。言醉而無威儀也。百日之蜡。終歲勤動而有此蜡也。一日之澤。一日飲酒爲樂。在上者之恩澤也。非爾所知。言未足以知此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張弛。言治民勞逸之節也。弗能。不能爲治也。弗爲不可爲也。此以明上文之意。○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周正月。建子之月。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祀也。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也。不言自獻子始。而言獻子爲之。蓋一時之事耳。草廬吳氏曰。魯郊止當用寅月。禘用巳月。不用午月。獻子之言皆非。魯郊禘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愈甚。○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後遂以爲常。孔氏曰。天子命譏外諸侯夫人。若譏內諸侯夫人及卿大夫妻。則后夫人命之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孔氏曰。外宗。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君五屬內之女也。內宗爲君斬衰。爲君夫人齊衰。此云猶內宗。則齊斬皆同。君夫人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謂嫁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古者大夫不外娶。君之姑姊妹嫁於國中大夫爲妻。正也。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者。其無服而嫁於諸臣從

爲夫之君者，內外宗皆然。若嫁於庶人，則亦從其夫爲君服齊衰三月者，亦內外宗皆然也。雲莊陳氏曰：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此記鄭注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此記鄭注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爲去聲○鄭氏曰：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上上聲，辟音僻，爲去聲○所與遊辟，言所交之非人也。可人，言可用之人也。管仲爲二人或素知其人，抑或有以見之矣。宦，仕也。宦於大夫，由大夫以仕也。蓋自大夫而仕者，原不必爲大夫服，此以有君命而服之耳。○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

之諱同，則稱字。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立，示不安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與，去聲。辟，音避。○亂自內作，力能討則討之，不能則不與其事，如孫林父甯殖放弑其君，蘧伯王從近關以去，及晏嬰不與崔慶是也。若外侮，則食其食者不避其難矣。○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周禮朝覲宗遇合玉之事，大行人掌之。贊，助也。蓋小行人以下之屬，皆助大行者。大行，即周禮大行人篇也。周禮子男執璧，此不言璧，記者失之。五寸，璧之度也。考工記於子男未言守璧，亦闕文也。藻，籍玉之繅，以韋爲版，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等，行也。○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子羔，高柴也。子之食奚當，問其先人始食祿當何君時也。按高柴，齊之族姓，而文，文公至哀公凡七君，則子羔之先，其在魯久矣。記者記此，蓋見世祿之遺制也。○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

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純音緇刲音圭○釁本以血塗隙之名成廟而釁之殺牲以血祭土木之神以神其廟而弭禍災亦謂之釁祝太祝宗人宗伯皆主以禮交神者宰夫太宰之屬亦掌祭祀之戒具雍人兼內饔外饔掌割亨之事者也爵弁緇衣宗廟之下服皆爵弁者其禮小也拭羊拭之使潔淨也祝之祝釁廟之辭也碑中庭麗牲之碑北面於碑南東上祝宗宰夫序立之位也自中由兩階之中而升屋也中屋屋履棟脊也刲割也血流於前所以釁也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衈音耳鄉去聲○門門屋夾室東西翼室先門門為正也衈減耳旁之毛以薦神欲神之聽之也雞衈則羊亦衈羊拭則雞亦拭此互見耳割雞亦升門及翼室之屋而割之門則當門中南鄉夾室則當夾室之中東夾則西鄉西夾則東鄉也有司宰大宗祝也鄉室東面西面也北面於門外也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

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鄉去聲朝音潮○既事卒事也宰夫行以攝君故宗人告事畢於宰夫而宰夫以反命於君也君時在寢故反命於寢君南鄉立於寢門內朝服蓋以俟宰夫之反命而退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成也孔氏曰盛饌以樂之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屬也豭豚牡豕也○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此必二反使者使臣之使去聲○出以罪遣也出以夫人禮行入以夫人禮入優之也將命而不斥言其罪厚也前辭不教謂前納采時。

嘗以此辭也。須。待也。俟命。俟其出夫人之至也。器皿。夫人嫁時所齎之資莊也。官。猶公也。使者有司以官陳之。主國有司亦官受之。明不私其財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共音恭。盛平聲。辟音避。○直曰某之子不肖。其辭降於夫人也。誅。罪也。出婦有尊者則必稱尊者之命。無尊者。而後夫自致辭。姑姊妹亦皆稱之。如云某之姑不肖。某之姊妹不肖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去聲。食我疏食之食皆音嗣。○少施氏。魯惠公之子施父之後。不敢以傷吾子。言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聖人之飽。飽

以禮而已。○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昏禮納徵也。八尺曰尋。每五尋爲一匹。從兩頭卷至中作兩箇卷子。五兩爲一束。則凡五匹作十卷。三玄二纁也。○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見音現。○婦姑見舅姑。凡兄弟姑姊妹之立於堂下者。一時皆以禮接見之。唯諸父旁尊則明日各詣其寢而特見之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鬈音拳。○女子許嫁而笄。未許嫁亦二十而笄。禮之。加笄之禮也。婦人。女賓也。言未許嫁而笄者。與許嫁而笄者同其敬禮。但既笄之後。燕居則去笄而分髮爲鬈紒也。爲其未許嫁。故雖已笄。而猶以少者自處如此。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音檜。紕音準。○會。領縫也。去上五寸而紕之以爵韋。玉藻所謂其頸五寸也。以六寸者。紕有縫合處。故使餘一寸也。不至下五寸而純之以素絹。蓋亦用六寸也。紃縧也。以

五采之絲飾於其縫中也此其制則前後正方。蓋主朝服素韠言也。

禮記章句卷之七終